

屈

辭

精

義

序

劉勰曰不有屈原豈見離騷顧造物生人同資化育何
孤臣孽子天必厄其所遇戾其所爲窘之迫之置之於
莫可如何之地蓋欲磨礪其大節苦礪其貞操俾其精
誠所結在天爲星辰在地爲河嶽夫然後知天之所以
成之者至矣若屈子者豈不可謂天之成之者歟忠不
見信寃莫能白其發而爲騷亦惟自寫孤忠泣遊魂於
江上耳而不知其微辭奧旨實能動天地而感鬼神惜

當時及門如宋景輩諱楚之忌不敢明發其鑄辭本意以致微文愈隱幽怨莫宣幸漢孝武愛騷命淮南作傳而義以明龍門作史而旨益顯此亦千載一時之知遇也迨王叔師章句出而騷反晦唐宋諸儒不能闖其藩籬踵其悠謬愈襲愈晦使後之讀者望洋向若莫之適從嗟乎此豈讀騷者之過不善讀騷者之過也子勿卽嗜騷苦無善本曾寫江上讀騷小影戊子夏承丹徒石颿山人不惜蒲團午夜苦吟三日夕爲賦讀騷長歌適

來四十四年矣今春雪窗呵硯不憚眼昏筆拙復檢舊
讀研其精義正其譌誤探蹟索隱雖不敢自命註騷然
於騷之命脉竊有窺於一管不揣固陋畧爲詮釋庶廬
山面目得以一洗塵昏於二千年後不致沈埋於霾雲
宿霧中實亦賴屈子之靈有以陰相默助以底於成也
書成爰志其始末並載石颿先生長歌於卷首以識不
忘地下老友勗望之意嘉慶辛未長至日邗江耕心野
老素村陳本禮漫識於水南瓠室山房

江上讀騷圖歌

騷經名篇二十五楚國無風屈原補後人擬騷終
不似漢王逸始能章句惟楚山川草木奇奇文蔚
起詞賦祖辯騷有劉勰纂騷有孝武反騷有楊雄
詆騷有班固痛飲讀騷王孝伯投書弔騷賈太傅
挹鬱哀怨情何深以此諷君君不悟卒章亂詞三
致志牢愁那得知其故沈淵應共寃魂語直接騷
人惟李杜廣陵陳君好奇古恨不與古爲儔侶君

家老蓮繡騷像君家陳深作騷譜我生庚寅同屈
子憔悴形容多不遇陳君何爲亦讀騷年少風神
慕輕舉君欲工詩賦遠遊遠遊託與知何所若有
人今在江渚蘭舟桂楫何容與點點楚山青瀟瀟
楚天雨瑟瑟楓樹林黯黯涪陽路驚瀾奮湍欲流
不得流明星皓月欲吐不得吐長鯨蒼虬偃蹇亦
何怒我欲攜君洞庭之南瀟湘之浦一讀再讀三
四讀纏綿往復斷還續前歌九歌後九章猩啼鬼

嘯湘妃哭天不可問居不可卜忠不見信神不能
告悲回風兮惜往日可憐終葬江魚腹醒何如醉
清何如濁何不從衆女豈必處幽獨寂寞千秋萬
歲名眼前但得一杯足吁嗟乎讀騷者何人抗志
拔流俗古今善讀騷莫如李昌谷左景差右宋玉
淮南王安上下相追逐江南庾信老波瀾千里哀
傷空極目陳君讀騷得騷骨偉辭自鑄氣清淑君
今三十立修名集芙蓉裳餐秋菊沆寥四顧莫我

知美人含睇橫波綠

京江石颿山人張會撰

離騷精義目錄

卷一

屈子列傳

司馬遷

外傳

沈亞之

離騷

卷二

天問

卷三

招魂 大招

卷四

九章

惜誦 思美人 涉江 惜往日

抽思 哀郢 悲回風 懷沙

橘頌

卷五

九歌

東皇太一

雲中君

湘君

湘夫人

大司命

少司命

東君

河伯

山鬼

國殤

禮魂

卷六

遠遊

卜居

漁父

屈辭精義畧例

一騷之稱經見王叔師序曰孝武使淮南王安作離騷
經章句則經字乃漢儒所加而後人指爲僭經又漢
書傳曰初安入朝獻所作內篇上愛秘之使爲離騷
傳則是淮南奉詔作傳當另有傳文非僅以天問以
下諸篇名之爲傳也自傳文放佚舊目未刪後儒不
考其由輒爲訾議幸太史公屈原列傳尚載有國風
好色而不淫五十二字猶是離騷傳中語也可以窺

見一斑

一篇目編次自劉向哀集離騷九歌天問九章遠遊卜
居漁父外列入九辯惜誓招隱士七諫哀時命九懷
九歎共十六篇爲總集之祖唐宋以來未之有易至
明黃文煥始專取屈子二十五篇之文益以招魂大
招爲屈子一家言迨後林西仲蔣涑塏皆祖其說然
於篇目前後移易則各成其是余惟漢儒去古未遠
當以太史公所讀古本爲定太史曰余讀離騷天問

招魂哀郢悲其志蓋離騷乃騷之總名自應首列天
問次之二招又次之哀郢乃九章篇名則九章宜繼
二招後九歌爲巫覡祀神之樂章遠遊則莊生世外
逍遙語皆騷之逸響而以下居漁父終焉者騷之變
體也

一騷有賦序自帝高陽起至故也止乃騷之賦序漢人
三都兩京賦序之祖前人未曾考訂而昭明文選又
刪去曰黃昏爲期二語遂使序與經文淆混遙遙二

千年來讀者皆如夢中不但以二語爲行文而於文
義重複難通處輒穿鑿以彌縫之故詞愈支而義愈
晦矣此豈廬山真面目耶今於書中凡有賦序者悉
爲標出頓見眉目清醒而章法次第益復瞭然

一天問論古事書法原本楚史檮杌然於崇伯鮌則多
怨辭蓋傷其婞直沈淵跡有類乎已於羿浞澆多貶
辭所以寒亂臣賊子之胆於湯武多微辭特伸大義
於當時以弭楚寇周之謀也按綱目周赧王三十四

年書楚謀入寇王使東周武公謂楚令尹昭子曰西
周之地不過百里而名爲天下共主而攻之者名爲
弑君尹起莘曰楚自屈匄敗亡後其君執死於秦其
子繼立自救覆亡之不暇乃欲謀周甚矣前史止遽
圖周至綱目始正其入寇之名其罪不在嬴秦下讀
尹氏此論則知天問歷述三代征誅放伐之事而語
多微詞者義蓋有在楚自熊通稱王楚莊問鼎世有
無君之心迨懷王在位三十年未聞有此舉者焉知

非屈子之言潛移默奪之耶至頃襄時屈子放逐久且聽讒而欲逼之死焉能用其言哉此義歷來註家從無齒及故特爲發明以告世之讀天問者

一九章之文應分懷襄兩世之作惜誦抽思思美人作於懷王時哀郢以下則頃襄時作也橘頌乃三閭早年咏物之什以橘自喻且體涉於頌與九章之文不類應附於末舊次未分且有謂橘頌乃原放於江南時作未可爲據

一騷經體兼風雅前賢論之詳矣然未知天問是題圖
之作二招乃託諷之詞惜誦格稱問答懷沙自祭哀
辭湘君夫人比興雖殊篇聯一氣大少司命天星同
傳並轡揚鑣山鬼竇解嘲之祖遠遊闢遊仙之逕下
居詞創荅賓漁父文成客難河伯則伊人宛在東君
則日出入安窮餘若悲回風之寤嬋娟儼若娑婆門
咒鬼地獄現像此皆筆有化工思入元渺故能神怪
百出後三百而爲開山之祖豈秦漢而下之才人所

能彷彿哉

一烹詞吐屬之妙天籟生成其凄其處如哀猿夜叫醜
郁處如旃檀香焚鮮豔處如琪花綻蕊蒼勁處如古
柏參天其繪聲繪色處如吳道子畫諸天無美弗備
其經營慘澹處如神斧鬼工巧妙入微然又皆從至
性中流出非斤斤以篇章字句矜奇炫巧也

一采輯衆說皆掇其能闡揚奧義或足發明言外之義
者探元珠於赤水識良璧於荆山要在機神切中肯

縻若語無關乎痛癢或似是而非或鑿空謬贊老生
常談槩置弗錄

一註中訛謬有因相舛而誤者有因踵訛而誤者如伯
陽之陽訛強康謀之康訛湯啟秉季德訛該諡上自
子訛試此因別字而訛也若夫故實之誤如啟棘賓
商乃啟賓商均事而註引山經上賓於天之文以實
之獻蒸肉之膏乃羿弑帝相事而註謂以豕膏祭天
焉得夫朴牛乃上甲微伐有易事而註謂湯出獵得

大牛眩弟並淫指慶叔牙而註謂指象何馮弓挾矢
美季歷也註謂指稷彭鏗斟雉雉乃飲器註謂斟雉
羹饗堯諡上自予乃子囊諡楚共王事註謂昭王奔
隨凡此皆訛誤之大者不敢貽誤後人故列正誤一
條餘若謾聞曲說筆不勝載故畧之

一前人論騷如黃文煥之十八聽蔣涑塍之餘論林西
仲之說例魯雁門之讀法非不娓娓動聽然語多穿
鑿未臻上乘非真三昧

一林西仲纂有懷襄二王事蹟以備讀者參考蔣涑厓因西仲本復輯楚世家及左國諸書附以已見補繪楚地理五圖較西仲氏爲詳不能備載姑闕之

一蔣涑厓有楚詞說韻苦於太繁劉雙虹楚辭叶音又嫌其太簡蓋楚都地屬周南時之漢廣字多楚音土人汲古漱芳未有不熟二南而能讀楚詞者考古音而叶古韻是在知音者今各叶句下若叶韻前文已見而後有再叶者則止書叶而不書韻省繁也

一古詩分章創自喜起三百繼之有賦有比有興楚辭
古本不分章句至朱子始分之後人有分有不分然
分之眉目始清脈絡亦易於尋覓蓋章猶解也漢樂
府用解者便於歌也其間音節之頓挫聲調之抑揚
悉於解中見之楚辭亦歌也所謂行吟澤畔者長歌
當哭之意也其間章各有旨句各有意字各有法總
不欲使人一覽而盡至於音調之高朗又全乎天籟
矣

一離騷圖創自實父仇氏家洪綬亦繪有九歌圖 本

朝蕭尺木從而廣之合三閭鄭詹尹漁父爲一圖九

歌九圖天問五十四圖曾經 乙覽 高宗

壬寅 特命 內廷補繪離騷三十二圖九章九圖

九辨九圖招魂十三圖大招七圖香草十六圖足稱

大觀爲士林雅製惜不能摹繪諸圖弁諸書首傳之

人間以廣見聞是所歉也

一古今從無閨秀註騷者康熙庚寅有練湖女子姓陳

名銀者註楚辭發蒙五卷自序垂髫口授楚辭二十
五篇曾遍閱漢唐以下三十一家評本而嫌其重複
拖沓荒淫鄙瑣可憎可厭其言切中諸家之弊可謂
讀騷有識者矣然惜其仍落前人窠臼未能拔乎其
萃特有一二可異者美人遲暮句註云至此方入題
又招魂遺視聯些句註云此所謂臨去秋波那一轉
也二語恰與予同大奇此書無刊本識此以存其人
一拙註偶箋仿鄭康成註毛詩例各有發明以發前人

未發之義其中間有未盡及文外之意附註於後以
便讀者參觀

一 所采諸家均有姓氏總目註中惟記書名不標姓氏
亦省繁也

參引諸家

離騷傳

淮南王劉安

離騷章句

王逸

辨騷

劉勰

史通

劉知幾

文選六臣註

李善
張銑

呂延濟
呂向

劉良
李周翰

天對

柳宗元

離騷補註

洪興祖

離騷集註

朱晦菴

離騷草木疏

吳仁傑

離騷集傳

錢杲之

楚詞疏

陸時雍

文選淪註

閔赤如

天問別註

周拱臣

閔本批點

陳深

繪像楚詞

來欽之

楚詞聽直

黃文煥

楚詞評林

沈雲翔

離騷解義

李安溪

天問補註

毛奇齡

楚辭鐙

林雲銘

離騷正義

方靈臯

文選評

何義門

屈辭洗髓

徐文煥

離騷節解

張德純

楚辭評註

王萌

姪王遠

文選評註

方榕川

楚詞詳解

奚蘇嶺

騷辯

朱冀

離騷彙訂

王貽六

離騷新註

屈復

山帶閣註

蔣驥

楚詞節註

姚培山

楚詞約註

高秋月

楚詞讀本

方人傑

楚辭發蒙

練湖女子陳銀

文選音義

余簫客

屈騷心印

夏大霖

史記列傳

屈原者名平楚之同姓也爲楚懷王左徒博聞彊志明
於治亂嫻於辭令入則與王圖議國事以出號令出則
接遇賓客應對諸侯王甚任之上官大夫與之同列爭
寵而心害其能懷王使屈原造爲憲令屈平屬草藁未
定上官大夫見而欲奪之平不與因讒之曰王使屈平
爲令衆莫不知每一令出平伐其功曰非我莫能爲也
王怒而疏平平疾王聽之不聰也讒諂之蔽明也邪曲

之害公也方正之不容也故憂愁幽思而作離騷離騷者猶離憂也夫天者人之始也父母者人之本也人窮則反本故勞苦倦極未嘗不呼天也疾痛慘怛未嘗不呼父母也屈平正道直行竭忠盡智以事其君讒人間之可謂窮矣信而見疑忠而被謗能無怨乎屈平之作離騷蓋自怨生也國風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誹而不亂若離騷可謂兼之矣上稱帝嚳下道齊桓中述湯武以刺世事明道德之廣崇治亂之條貫靡不畢見其文約

其辭微其志潔其行廉其稱文小而其指極大舉類通而見義遠其志潔故其稱物芳其行廉故死而不容自疎濯淖污泥之中蟬蛻於濁穢以浮游塵埃之外不獲世之滋垢皜然泥而不滓者也推此志也雖與日月爭光可也屈平既紉其後秦欲伐齊齊與楚從親惠王患之乃令張儀佯去秦厚幣委質事楚曰秦甚憎齊齊與楚從親楚誠能絕齊秦願獻商於之地六百里楚懷王貪而信張儀遂絕齊使使如秦受地張儀詐之曰儀與

王約六里不聞六百里楚使怒去歸告懷王懷王怒大興師伐秦秦發兵擊之大破楚師於丹浙斬首八萬虜楚將屈匄遂取楚之漢中地懷王乃悉發國中兵以深入擊秦戰於藍田魏聞之襲楚至鄧楚兵懼自秦歸而齊竟怒不救楚楚大困明年秦割漢中地與楚以和楚王曰不願得地願得張儀而甘心焉張儀聞乃曰以一儀而當漢中地臣請往如楚又因厚幣用事者臣靳尚而設詭辭於懷王之寵姬鄭袖懷王竟聽鄭袖復釋去

張儀是時屈平既疏不復在位使於齊顧反諫懷王曰
何不殺張儀懷王悔追張儀不及其後諸侯共擊楚大
破之殺其將唐昧時秦昭王與楚婚欲與懷王會懷王
欲行屈平曰秦虎狼之國不可信不如無行懷王穉子
子蘭勸王行奈何絕秦驩懷王卒行入武關秦伏兵絕
其後因畱懷王以求割地懷王怒不聽亡走趙趙不內
復之秦竟死於秦而歸葬長子頃襄王立以其弟子蘭
爲令尹楚人既咎子蘭以勸懷王入秦而不反也屈平

既嫉之雖放流睠顧楚國繫心懷王不忘欲反冀幸君之一悟俗之一改也其存君興國而欲反復之一篇之中三致志焉然終無可奈何故不可以反卒以此見懷王之終不悟也人君無智愚賢不肖莫不欲求忠貞以自爲舉賢以自佐然亡國破家相隨屬而聖君治國累世而不見者其所謂忠者不忠而所謂賢者不賢也懷王以不知忠臣之分故內惑於鄭袖外欺於張儀疏屈平而信上官大夫令尹子蘭兵挫地削亡其六郡身客

死於秦爲天下笑此不知人之禍也易曰井渫不食爲我心惻可以汲王明並受其福王之不明豈足福哉令尹子蘭聞之大怒卒使上官大夫短屈原於頃襄王頃襄王怒而遷之乃作懷沙之賦於是懷石自沈汨羅以死後有楚宋玉唐勒景差之徒者皆好辭而以賦見稱然皆祖屈原之從容辭令終莫敢直諫其後楚日以削數十年竟爲秦所滅自屈原沈汨羅後百有餘年漢有賈生名誼渡湘水爲賦以弔屈原

太史公曰余讀離騷天問招魂哀郢悲其志適長沙觀
屈原所自沈淵未嘗不垂涕想見其爲人及見賈生弔
之又怪屈原以彼其材游諸侯何國不容而自令若是
讀服鳥賦同死生輕去就又爽然自失矣

屈原外傳

唐沈亞之

昔漢武愛騷令淮南作傳大概屈原已盡於此故太史公因之以入史記外有二三逸事見之雜紀方志者尤詳屈原瘦細美髯丰神朗秀長九尺好奇服冠切雲之冠性潔一日三濯纓事懷襄間蒙讒負譏遂放而耕吟離騷倚耒號泣於天時楚大荒原墮淚處獨產白米如玉江陵志有玉米田卽其地也嘗遊沅湘俗好祀必作樂歌以樂神辭甚俚原因棲玉笥山作九歌托以風諫

至山鬼篇成四山忽啾啾若啼嘯聲聞十里外草木莫不萎死又見楚先王廟及公卿祠堂圖畫天地山川神靈琦瑋孺侷與古聖賢怪物行事因書其壁呵而問之時天慘地愁白晝如夜者三日晚益憤懣披蓁茹草混同鳥獸不交世務采栢實和桂膏歌遠遊之章托遊仙以自適王逼逐之於五月五日遂赴清冷之水其神遊於天河精靈時降湘浦楚人思慕謂爲水仙每值原死日必以筒貯米投水祭之至漢建武中長沙區回白日

忽見一人自稱三閭大夫謂曰聞君嘗見祭甚善但所遺並蛟龍所竊今有惠可以棟樹葉塞上以五色絲轉縛之此物蛟龍所憚回依其言世俗作糲并帶絲葉皆其遺風晉咸安中有吳人顏珏者泊汨羅夜深月明聞有人行吟曰曾不知夏之爲丘兮孰兩東門之可蕪珏異之前曰汝三閭大夫耶忽不見其所之江陵志又載原故宅在姊歸鄉北有女頹廟至今擣衣石尚存時當秋風夜雨之際砧聲隱隱可聽也嘻異哉原以忠死直

古龍比者流何以沒後多不經事特千古騷魂鬱而未
散故鬻熊雖久不祀三閭之跡猶時彷彿占斷於江潭
澤畔蒹葭白露中耳

屈辭精義卷之一

江都陳本禮箋訂

男逢衡校讀

離騷

發明

騷辭首變三百體製爲詞賦之祖其創格之奇前有序後有亂中間往復鋪敘情詞愷惻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女嬃以下諸章純用比喻而幽衷苦意一一曲繪而出淮南王曰國風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誹而不亂若離騷可謂兼之矣太史公曰其辭微其志潔其行廉其僂文小而其指極大舉類邇而見義遠千古以來善說騷者惟淮南與龍門二人而已餘如子雲反騷孟堅序騷直門外漢他若叔師章句劉勰辨騷

柳州天對固毋庸瑣瑣矣

淮南子曰

國風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誹而不亂若離騷者可謂兼之矣蟬蛻濁穢之中浮遊塵埃之外瞻然泥而不滓推此志

雖與日月
爭光可也

王逸曰

離騷之文依詩取興善鳥香草以配忠貞惡禽臭物以比讒佞
靈修美人以媲君處妃佚女以譬賢臣虬龍鸞鳳以託君子飄
風雲霓以喻小人其詞
溫而雅其義皎而朗

帝高陽

帝顓頊
楚之先

之苗裔兮朕皇考曰伯庸

屈子
父字

攝提

歲支在
寅曰攝

提貞正

也

於孟陬

寅月

兮惟庚寅

寅日

吾以降

叶洪誕
生也

箋

開首標一貞字便見生時已得乾剛四德之一敘祖考
見世德之美紀年月日見生時之美皆所謂內美也

節解

首溯與楚同源共本世為宗臣便有
不能傳舍其國而行路共君之意

皇

皇考
也

覽揆子於初度

天之躔度初
週辟盤日也

兮肇錫子以嘉名名子

正則靈均眼
上貞字來乃
伯庸取以名
子之義離騷
明明自道何
以史遷曰名
平又曰原者
豈古人果有
乳名小字如
令尹子文之
一名鬬穀於
寃耶

曰正則兮字子曰靈均

高平曰原故名之以平字之曰原正則靈均釋
名字之義都元敬曰正則靈均乃其小名小字

靈

禮子生三月而名之既冠而字之三閭名字不錫在一時皮者天之靈
度日周天三百六十一度四分之一又值始生之度曰初度初齡成歲

矣若以初生爲度豈胎髮未乾遽卽覽揆錫之以名字乎况取
祖豆而提干戈必待知讖初開而後可以覽其靈明聰慧也

邵璜曰

述世系名字不言姓者楚同姓也已爲宗姓乃遠
述高陽近不本封國者大夫不敢祖諸侯之義

正誤

初度舊註指爲氣皮爲時節及
爲年月日皆支首者均誤也

紛吾既有此內美

天兮

紛字又重

重用之以修

其力

秋蘭以爲佩

發蒙修字
是眼結上

生能

叶扈

江離

蕪與辟

芷兮

結秋蘭以爲佩

能之功用

能之功用

扈

江離

蕪

與辟

芷兮

秋蘭以爲佩

能之功用

解義

扈者被服在身以喻德美
佩者隨身取用以興材能

節解

蘭芳秋而彌烈君子佩之所以象德篇中香草取譬甚
繁指各有屬此則首喻己之博采衆善以爲修飾也

汨
水流疾貌

余若將弗及兮恐年歲之不吾與朝搴阰

音毗楚南山名

之木蘭兮夕攬洲之宿莽

叶米朝夕卽若將弗及意

解義

若將弗及修之勤也木蘭去皮不死則
德行益貞宿莽經冬不枯則材能彌茂

發蒙

汨字新雋已上自敘年譜
簡潔秀麗開史漢之先

日月忽其不淹兮春與秋其代序惟草木

頂上

之零落

兮
草彫曰零木隕曰落

恐美人之遲暮

上三句炤下美人文法倒裝發蒙草木自喻美人比君此方入題

箋

以美人稱君本詩東兮之章君子進德修業既自強不息尤欲君之及時用賢圖治也美人句乃離騷命意入題處為全騷之根後文求女諸章皆從此處發脈末則歸到西海為期又專為此西方之美人也此如靈芽初茁循其脈而尋之則千枝萬葉無非一本之所發也讀至國無人莫足與為美政美人二字雙收則葉落歸根仍不離乎宗祖此一篇之大旨也

不撫壯而棄穢兮

指上美人言

何不改乎此度

舊染之污

也棄

乘騏

驥

君用賢

以駝

同馳騁兮

臣効命來

勉而望之之詞吾道

導也

夫先路

通篇點睛睛扼要

在撫壯棄穢乘騏驥三層故開首即痛切言之非泛泛作指點語

箋

此原欲以師保自任如伊尹之相湯周公之輔周也君圖治則竭輔弼股肱之力君用賢則盡吐哺握髮之忱其規模宏遠情詞懇切直與伊尹說命相表裏此騷之所以稱經也

正義

穢謂羣小騏驥喻賢人欲君去穢故下言三后之用芳欲導君以先路故陳堯舜之導道欲諷君以改度故述桀紂之窘步邪徑之幽險憂皇輿之敗績故欲奔走先後以及前王之踵武皆所謂導以先路也

昔二后

禹湯

之純粹兮固衆芳之所在

叶紫豎避三后純粹雖聖德使然要在乎信任

衆芳在字倒裝

雜叢萃

申椒與菌

窘

桂兮豈維紉乎蕙芷

純粹德之精而一也然非兼備

善行小大不遺則無以爲純粹故以衆芳比之不專指賢才也

節解

椒芳以實菌芳以根桂芳以皮蕙芷以葉博取而精采也

辭鏡

椒桂帶辣氣以其香猶用之不但用純香之蕙芷而已喻逆耳之言亦能受也

騷辯

大旨全側重任賢一邊蓋用衆芳即是乘騏驥乃本章之來路衆芳蕙穢又本章後文之去路也如此看方能前後脈絡貫通

正誤

三后舊誤爲三皇又有
謬爲呂刑之三后者

彼堯舜之耿

光

介

大

兮

發蒙耿介謂德性見魏煥氣集

既導道

光明正大之道

而得路

路

何桀紂之昌被

狷

兮夫惟捷徑

邪

以窘步

箋

由三后上溯堯舜落出桀紂正爲懷王痛下一鍼

駢辯

文明之運威於中天故德業之光大必推堯舜而堯舜治天下莫先於爲天下得人所以一切水火工虞皆得其所當行之路故能成其耿介爲千古君臣極則也桀紂不循是道一味猖狂自恣疏斥忠良朝無正臣引君當道故所行皆苟且不正之路所以速其覆亡之禍干

古殷鑒也

惟黨人

傲春秋待書之例

之媮

一作媮

樂兮

小人不知國家安危大計日惟導君於聲色犬馬縱恣媮樂而不知

國政日非疆
事日壞矣

路邪

幽昧以險隘

叶

豈余身之憚殃兮恐皇

大

與君之
所乘

之敗績

春秋書戰大崩曰敗績

三

黨人為罪之魁禍之首也路幽昧則詭譎可知險者設窞以陷人隘者極力排擠使人無容身之地一人傾之十人下石所謂黨也是時楚懷

兵敗地削子質於齊受欺於秦疆事日壞國政日非而在廷羣小不能臥薪嘗胆猶日諂佞成風苟安是圖屈子宗臣與國休戚相關目不忍

視故大書特書以重著其罪也

忽奔走以先後兮及前王之踵武

不敢顯言君故以香草呼之

不揆余

之中情兮反信讒

發蒙至此方點讒字然已聲咽而不能出矣

而齋

音

剌怒叶督積怒含恨也

騷辯

此指為左徒時與王圖議國政直言正諫也奔走比遇事輒盡言若惟恐赴救之無及而竭蹶以趨也先者閑其邪於未形後者爭

其失於已著鍾武者穆班以來彊威之遺跡也
其如黨人已有先入之言而徒益君心之怒哉

余固知審審之爲患兮忍而不能舍

叶也

審審固知爲取怒之根無如事係安

危非宗臣所能忍置也

指九天以爲正兮

太史公曰人窮則反本未有呼天者此呼天之詞也

夫惟靈

修

稱君之詞

之故也

結出賦騷正意

箋

已上離騷賦序詞賦有序自離騷始先序其作騷之由然後鋪陳始終而賦其事以明之也後世班孟堅左太冲兩都三都皆有序實肇於此

前賢未經劃出以致序與經文淆亂

不分故讀者每嫌其重複顛倒耳

史通

離騷經首上陳氏族下列祖考先述厥生次顯名字自敘發跡實基於此降及司馬相如始以自敘爲傳實馬遷揚雄班固自敘篇

之

右第一節序文

凡十一解起如崑崙起祖來脈甚遠落如峯窩結穴其義甚深其氣甚厚非一邱一壑所能盡其蘊也

曰標經正文故以日字另起

黃昏以為期兮羌

楚語猶何為也

中道而改路

叶若羅

箋

親迎之禮以昏為期此大夫自述筮仕之初猶之女子適人一經聘訂遂以終身黃昏為期及爾偕老之誓也中道改路則不我屑以不思其

反此從谷風張與章之見

棄於其夫也脫化而出

正誤

案黃昏為期二語洪興祖曰王逸不註此二句疑後人所增宋子曰洪說雖有據安知王逸以前已脫此兩句耶考今王逸本現有

此二句惟文選脫此二句似昭明不知離騷有敘特刪此

二語使敘文聯成一篇故後世以訛傳訛實自昭明始也

初既與余有成言兮後悔遁

遁辭知其所窮

而有他

讀

余既不難

夫離別兮傷靈修之數化

叶訛何評不難別先頭
一筆伏後遠迤張本

箋

成言龜勉同心之言也悔遁有他則女也不爽士貳其行矣君既疏臣則臣當引退竊恐已棄之後君心剛極日變日化不但不我能情反以

我爲警是

可傷也

余既滋蘭之九畹

二十畝

兮又樹蕙之百畹

同畝 五十畹

畹

一作

夷與揭

一作

車兮雜杜衡與芳芷

此是其平昔
鞠躬盡瘁處

箋

此言我既廣植蘭蕙以備初佩之用又復多種香草爲國家培植人材亦猶有蓄御冬之計詎一朝齋怒竟不念昔者伊余來暨之時矣

奚註

上二語喻己之修身不倦下二語喻己之收羅賢才以待進用是兩層

騷辯

此見疏後追邇爲左徒時培植善類期與共爲美政也蘭爲國士之香蕙似蘭而香不逮殆質美而學未充者留夷揭車香又次於

蕙皆可以備治繁劇之才作應對之選杜蘅芳芷小草之微香者以比一藝之長無不兼收而並采也

冀枝葉之峻茂兮願埃時乎吾將刈

願及時而進用

雖萎絕其亦

何傷乎

見身雖被疏而芳香不改也

哀衆芳之蕪穢

箋

特恐已去之後羣芳無主士氣沮喪必致變而為穢矣人之云亡邦國殄瘁豈不哀哉

奚註

承上章言本欲儲才以待已之進達今已雖見絕於君亦何傷乎可哀者衆賢皆廢也愀然有一君子退衆君子皆退一小人進衆

小人皆

進之感

解義

三后之威所資者衆芳耳我昔爲國培植冀其及時收用今則不傷其萎絕而哀其蕪穢雖萎絕芳性猶在也蕪穢則將化而蕭艾

是乃重

可哀已

衆頂上

皆競進以貪婪兮憑

楚人謂

不厭乎求索

讀素貪婪

滿

羸衆芳內恕己以量人兮

責己則暗

各興心而嫉妬

箋

此專指蕪穢之衆芳言。蓋黨人不足責矣。茲所樹之一二君子。猶望其砥礪廉隅。扶持世道。不意衆皆競進而入於黨人之局。日流於貪索而不厭反責人之不已。

若各興心而嫉妬也

忽馳騫以追逐兮非余心之所急老冉冉其將至兮恐

修名

矯修廉潔之名

之不立

箋

此追溯未疏時黨人見王之任我忠謀日進得毋謂我亦同若輩馳騫追逐於功名之場故益加排擊然反之予心實非所急君子疾沒世而

名不稱固在此不在彼老冉冉託爲自勉之辭以釋妬者之疑也

發蒙

非余心極尖冷能令妬者茫然原非好名者日名特對貪妬者言耳

朝飲木蘭

性堅不死

之墜露兮夕餐秋菊

晚節耐霜

之落

始英

讀

苟余情其信媵以練要兮

所修精練所守要約也

長願領

願領面苦饑而有菜色也

亦何

傷

洗髓

承上所急非彼所恐在此故雖朝無飲但飲木蘭之墜露夕無餐但餐秋菊之落英清貧若此願領可知正與貪婪之輩相反

擊木根

木蘭根鬚可緝為線

以結萑兮

將以為屨也

貫辟荔之落葉

將以為裳也

矯

菌桂以紉蕙兮索胡繩

香草

之纏纏

將以為佩帶也

箋

此見疏於君而益務自修也蕙芝象曰山下有水君子以反身修德屈子當匪躬之時值羣小之慍亦惟有進思盡忠退思補過以盡王臣之

節而已至於成敗利鈍非所計也此雖自警亦暗寓平昔納誨之辭鑿
露者先聖緒言落英者時王新義木根以重根本荔葉以謹細行蘭桂
辛辣以喻法言蘭蕙清香以喻異語索之胡繩則約束
其身心而不得縱恣也此見既疏後猶復審審不休也

蔣註

前言適正此更以木根之堅勁者結之益以荔葉實之前言佩蘭
此更以蘭桂之辛辣者初之益以胡繩爲索而束之明摧折之後

所修益

加屬也

右第二節經文

凡七解已上傷靈修哀衆芳表貞潔作三層入首
以清經之來蘇庶序不與經混章法既明則以下

文義層次可

迎刃而解矣

審

承序中
審字來

吾法乎前修兮非世俗之所服雖不周於今之

人兮願依彭咸

殷賢大夫諫君
不聽投水死

之遺則

筮 蹇則必不能周於今人依彭
啟遺則蓋預為自處地步

長太息以掩涕兮哀民

泛指孤臣
孽子言

生之多艱余雖好修姱

以鞿

馬韉
絡馬

兮蹇

兩蹇字
分點

朝諝

詬

而夕替

叶廢也何日
涕替首尾叶

筮

此明因蹇被替之故鞿如馬韉在口羈如馬革絡首比已欲言既不敢
逆鱗以招尤欲行又不敢觸機以致悔而仍復朝被詬而夕被替也

既替余以蕙纒

佩帶

兮又申之以攬芷

見替非
一次

亦余心之所

善兮雖九死

死字
初見

其猶未悔

筮

人不難於一死難於九死既以蕙纒見替則宜知悔矣又申之攬芷而
猶不悔以見其立志之堅如此非死生所能搖惑者以起下文怨字如

箭在弦不得不發不然則臣子
之於君豈敢輕露一怨字哉

怨靈修之浩蕩兮終不察夫民心衆女嫉余之蛾眉兮

謠

貝錦之音

詠

浸潤之譖

謂余以善淫

至此不得不怨矣

騷辯

大夫見忌於羣小如蛾眉之入宮而見妬大夫以修姱爲立名羣小卽指修姱爲炫俗大夫以譽直爲法前修羣小卽指譽直爲暴君過蛾眉而誣以善淫何患無辭彼有其具君子其奈此小人何哉

固時俗之工巧兮

借諺詠爲工巧

偁規矩而改錯

反常妄作

背繩墨以

追曲兮

詭道以從時

競周容

苟合以取容也

以爲度

發蒙

競周容三字刻畫傳神之筆度字映前

騷辯

說文偁向也與下句背字對待成文上句是覩面相向而任意更張下句是顯然背馳以逞其機便追曲則更險而毒凡所以陷君

子者不
極不毒

正義

始以巧嘗者尚自知其何與背至
競以爲度則并不知其何與背矣

再見

而流亡兮余不忍爲此態也
叶那也字一吞聲而
悲一放聲而哭也

再見

而流亡兮余不忍爲此態也
叶那也字一吞聲而
悲一放聲而哭也

彙訂

恠鬱邑余侘傺許多字面極寫窮困之狀獨窮乎此時
卽詩不自我先不自我後之意顧影自傷歎歎欲絕

騷辯

前章忍不能舍是大夫不忍明哲保身此章不爲時態是大夫不
忍臨難改節後章說到終古則大夫直不忍與小人同戴日月矣

鷹頭類
喻忠直

鷺鳥之不羣兮自前世而固然何方圜之能周
前應

不方柄不
入圓鑿

夫孰異道而相安
叶奄

筮 已上反復論說皆申言
其所以不能周於今人

屈心而抑志兮忍尤而攘取詢同伏清白以死死字直三見

兮固前聖之所厚何評厚重也遲回
鄭重不遽引決也

筮 已上凡三言死字皆爲怨字洗發以見其不得已之心也而未復插入
一固字者繳足上文三死字又爲下文悔字漏洩春光一線蓋受怨誅

之誅國法或不可逃若因謠諑之辱其死固可少緩何也我與君國休
戚相關竊恐已一死後君終不悟國事日非必致社稷傾危蓋君與社
稷重而死爲輕不妨稍緩以冀其一朝改悟也倘九原不復不但重傷
吾君之心更恐益吾君之過矣用固字一勒吸起下文悔字如珀引芥
節解 古固有志行皎然寧直道以死不肯枉道以生者如此干夷齊之
見偶於孔子安在知我者之無人乎夫受謗於羣小而見許於聖
人屈於一時而信於百世
從違之間不再計決矣

右第三節

凡八解已上法前修被辭替受謠詠亦用三層承上是死
之志決矣末用一固字稍爲放活蓋不如此則下文無轉

身之地矣文字之
巧要在死中求活

悔發象悔

字映前

相視

道之不察兮延佇乎

將作歸田計故
臨去而徘徊也

吾將反

王庶

幾改諸則
必反予

回朕車以復路

舊山
之路

今及行迷之未遠

陶潛歸去
來辭悟已

往之不諫知來者之可追實迷途
其未遠覺今是而昨非正祖此意

筌

道死直之道君之不察或昧於一時已之不察則迷於一世
倘君心可格何妨再圖悟主之方故有延佇將反之思也

正義

既反覆審處謂舍死無他途矣又復自悔輕身以就死亦相道之
不察也處死不審乃行之迷也進不見用尚可退而自修存身隱

處以俟
時也

正誤

相字諸家皆作輔相字解且謂回車爲不肯北道行遞迷途卽所欲去之路誤也

步余馬於蘭皋

歸途

芳徑兮馳椒邱

山居

且焉止息

見行止猶然昔

日之芬芳故步也且焉者聊且爲稅駕之地也

進不入以離

離

尤兮退將復修

製

吾初

服初衣

箋

首二語正淵明所謂三徑就荒松菊猶存既窈窕以尋壑亦崎嶇而經邱也回車之後既無官守又無言責則我之進退豈不綽綽有餘裕哉

初服江蘼辟

芷之服也

外傳

原故宅在江陵姊歸鄉有女嬃廟至今掃衣石尚存江陵有玉米田卽原所耕之地原蒙讒被放耕吟於野倚耒號泣時楚大荒原墮淚處獨產

白米如玉

製芰荷以爲衣兮，集芙蓉以爲裳。不吾知其亦已兮，苟

余情其信芳。

源月峯曰：下二語是倒句法。

箋

原雖退居林下而愛芳舊習仍然，屈彊傲世。旣曰不吾知其亦已，而今而又曰苟余情其信芳，則是口中欲已而心中尚不欲其已，猶蘼表異於

人也，所以後文復

有往觀四荒之語。

高余冠之岌岌兮，長余佩之陸離。

光彩芳馨之與澤潤色之

其雜糅

錯

兮，唯昭質

光明本體

其猶未虧

發蒙見得透亦唯自信得過

箋

原外傳：原細瘦美鬢，丰神秀朗，好奇服冠切雲之冠，蓋大夫本好修潔。而此又寫得分外出色，旣以自負，并以自矜，顧盼自恣，使旁觀者不可耐，此已大不悅。

佩服序中，紉秋蘭以爲佩，來於阿姊之曰矣。

將往者虛擬
之詞不知適
觸乃姊之怒
蓋女嬃素不
喜原以芳菲
表異况欲往
觀於四荒乎
此原所以受
其詈而卒無
以自解也

忽反顧以遊目兮將往觀

示

乎四荒

國中之人不吾知也已或
者四荒之外有愛我者乎

佩繽紛其繁飾兮芳菲菲其彌章

箋

反顧遊目大有顧影自憐還自嘆不知傾國是何人之感菲菲彌章則
更加意修飾以圖表異此又大不慊乃姊之意所以動其中申之詈也

正義

隱居獨善已無意於人世矣忽反顧昭質之未虧而不忍坐視涓
涓之天下故欲往觀四荒或有重我之佩飾好我之芳菲者乎

正誤

爾雅觀指示也故屈辭凡用觀字皆從
示義他本悉作看字解於文義不合

民生各有所樂兮余獨好修以爲常雖體解吾猶未變

兮豈余心之可懲

叶張

箋

此以好修自解初非求異於人祇自修其在我者而已豈見替見申所
能懲余心而改節乎蓋大夫不肯苟且用世故復以體解爲誓仍是前

次九死不悔故智遠起

下文為女嬃責原張本

右第四節

凡七解已上悔相道修初服觀
四荒又分三層作轉章法一變

女嬃

原姊

之嬋媛

賢淑貌

兮申申其詈予

叶與數詈之也

曰鮫婞直以

亡身兮終然歿乎羽之野

叶野前車之履近在

箋

原以屢遭斥逐之人不痛自懲戒仍以婞直自鳴無所忌懼其姊眼見
乃弟如此情狀將來厥必殺身故不得不痛加勸戒以冀少貶其志而
保其身也此借女嬃為中峯起頂以下陳辭

上征占氛占咸總從此一習生出草法奇幻

補註

水經注屈原有賢姊聞原放逐亦來歸喻令自寬全鄉人冀其見
從因名曰姊歸縣北有原故宅宅之東北有女嬃廟擗衣石猶存

女嬃之意蓋欲原為武子之愚不欲為
史魚之直耳非責其不能為上官椒蘭也

汝何博謔而好修兮紛獨有此媵節

二語宛然
婦女聲口

蕢藜菜

王

施泉耳三者
皆惡草

以盈室兮判獨離而不服

騷辯

博取也與好字對媵節又總承之立朝固貴謔博則似乎因君
之過臣以成名君子固當自修好則似乎有心立異沾沾自喜古
大臣事君往往屏人極論退無後言不矜不伐故能名垂竹帛而
身安於太山若已侈然自以爲媵節世人亦羣然嘆羨以爲惟若
人獨有此媵節取忌賈既莫此爲甚此姊嬃何字一詰道著病根
令大夫無言可對者也蒼藜施之惡草本當遠離不服何況大夫
但姊所不滿者在一判字與上章婢字相對同爲賈既之本蓋鮐
之終歿由於剛狠外露原之見嫉由於疾惡太嚴從來正人塗炭
往往困羣小攢於清議無地自容激
成門戶之變皆此一判字爲之也

衆不可戶說兮孰云察余

姊代

之中情世並舉而好朋

兮夫何玃獨而不余

娶自謂

聽

舉朝皆營私結黨惟友言是好且他山之石猶可攻玉何家庭之言反藐而置

之耶怪

之詞

稟訂

女嬰三以獨字詰大夫獨非大夫所諱獨好修以爲常大夫不嘗自云乎特衆好爲朋便見爲獨耳舉世滔滔原獨獨行踽踽姊嬰

之云若責之

實深痛之也

依前聖以節中兮

追維平昔之所守

喟憑心而歷茲

嘆息今日之所遭

濟沉

湘以南征兮就重華而陳詞

舜廟在蒼梧

箋

卽借乃姊節字婉言以答之而又曰中者正以解乃姊博好紛獨四字督責之深也蓋博好則不免有矯強之弊紛獨則不無有固執之愆由中而行正依先聖直道以礪此苦節之貞耳就重華陳詞者因被乃姊之責無以自明故特將不肯諫君之詞託陳重華以正其是非之中也

啟九辯與九誥兮夏康娛以自縱不顧難以圖後兮五

子用失乎家術

同弄太康盤遊無度田於洛南十句不反爲羿所弑

三

以下卽所敵之詞娛以自縱實繁就懷王對症發藥使懷王聞之能不芒刺在背

羿淫遊以佚畋兮又好射夫封狐

伯封后羿子

國亂流其鮮終

兮泥

羿相寒泥

又貪夫厥家

叶姑有窮后羿篡太康位不恤民事任用寒泥泥行媚於內施賂於外羿田將歸使家臣逢蒙

射殺之取羿妻純狐卽奔月之姪娥也

四

淫遊畋獵此又懷王膏肓之疾然語至國亂鮮終鍼砭已甚况又加之以貪夫厥家能不令懷王怒而生嗔耶

澆

羿

身被強圉

同禦多力也

兮縱欲殺

謂弑夏后相也

而不忍

正言忍也

日康

娛以自忘兮

忘羿之被殺

厥首用夫顛隕

泥取羿妻生澆多強力殺夏后相日作淫樂相子少康殺澆復

國

筮

此較前辭更加厲泥能殺羿子敢弑帝機有可乘禍生不測况澆亦因康娛隕首爲人君者豈可縱欲康娛而不知戒耶已上由羿以至淫澆皆夏之亂臣賊子而接以比君使懷王能不聞而倍恨耶此賈禍之所由來也此所以招阿姊申申之誓也

夏桀之常違

二字倒裝

兮迺遂焉而逢殃后辛之菹醢

菹梅伯醢鄂侯

兮殷宗用之不長

筮

前貶太康泥澆此又痛責夏桀殷辛皆非諫君立言之體然其所以激烈如此者蓋是時齊秦吳魏之兵交攻於外而懷王內寵鄭袖外敗雲夢巫山雲雨至形於夢寐侈爲立廟則高唐神女之淫縱應不減竊藥奔月之姮娥矣淫遊二字尤觸所忌殺身不免豈僅朝諄而夕替已耶

湯禹儼而祇敬兮周論道而莫差

叶

舉賢才而授能兮

循繩墨而不頗

箋

前皆庭諍面折之言此方宛轉規諫蓋察察則言非一次特總借散詞一語寫出以補前文未備而又爲下文陳辭粉本且以見女須責原姪直之非虛此數章乃原一生被疏被替被放逐病根受讒受問受謠詠機關一篇筋脈所維繫處豈可草草讀過

皇天無私阿兮覽民德焉措輔夫維聖哲之茂行兮苟

得用此下土

箋

天命難誑惟德是輔措輔者有德此有人苟得者有人此有土要在人君之自茂其行而已

瞻前而顧後兮相觀民之計極夫孰非義而可用兮孰

非善而可服

箋 已上又推之於天道茂行驗之於民生國計以見其
察謂之非過正告其妙以羣原其不得已之苦心也

阼危

余身而危死今覽余初

指教疏
被替言

其猶未悔不量鑿早而

正柄兮固前修以菹醢

箋 方柄不入圓鑿此感乃姊教誠之意而深信其將不免於步前修之後
塵適如阿姊言終然死乎羽之野也回應上文夫姊以關心痛哭之言

諄諄教誠原卽至愚豈能以嫩詞一語搪塞遂置乃姊於不答不但於
理不合且於文法亦屬疎漏騷經之文如連環鏤甲如織錦迴紋讀此
則知其前後照

應律法森嚴

正 柄喻己之操鑿喻君之度不量君之度而惟正己之操持方柄
以內圓鑿前修固以是而菹醢矣既法前修焉能辭世患矣

曾歔欷余鬱邑兮哀朕時之不當攬茹

柔輒也

蕙以掩涕

兮霑余襟之浪浪

叶耶

箋

不怨君之不納其言而歸恨於生不逢時竊恐有幸乃姊關切之一片血心也故復重自悲傷天性之淚非爲慈悲正爲乃姊揮也人都誤作

悲慙由其昧於答乃姊之

夫何發獨而不予聽也

右第五節

比十三解已上女嬰殿詞遙承上文悔相道章來草蛇灰線至此一結以下層層疊翠重復開障大有山斷雲連之勢

跪敷衽以陳辭兮耿吾旣得此中正

叶平

駟玉虬以褰鸞

兮溘

奄忽也

埃風余上征

此起頂之第二峯也

箋

陳辭卽前陳重華之詞既不獲仰邀聖鑒俯答微忱又不敢忍默偷生倖逃菹醢徒抱此耿耿中正無以自明惟有號泣於旻天而已矣况吾前指九天以爲正者原爲此歲修之故也今吾進退維谷不得不匍匐而爲上征之舉以求正於天矣

朝發軔於蒼梧兮夕余至乎縣圃

未行而計程之詞

欲少留此靈

瑣

太帝宮門

兮日忽忽其將暮

蒼梧是從舜祠發軔

箋

山海經崑崙爲帝之下都水經注太帝之居懸圃在崑崙之顛原欲就近先謁下都求太帝之所在不意太帝未臨靈瑣閉而未開時日已暮急欲上征我心孔棘也以下叩關求女遠逝諸章悉屬寓言以盡前文未盡之意讀者當於言外求之

吾令羲和弭節兮望崦嵫

日入處

而勿迫路曼曼其修遠

兮吾將上下而求索

叶色

筮 此因急欲上叩天門恐天衢遙遠流光易過勿迫者諱囑發和之詞上下求索謂既求之於崑崙下都又求之於吳天金闕也

辭鏡 上下求索正下文見帝求女總引舊註皆作求賢君是以與國存亡之箕比認爲朝秦暮楚之蘇張矣

稟訂 上帝冲居廣漠以喻君門萬里欲叩無由蓋大夫既遭放斥之後不能再覲天顏雖一念絕離塵世而一念仍憂及君國急圖以中正之道再進於君恐日暮途窮補救莫及故令羲和弭節暫稽日輪庶天衢雖遠猶得從容求索天帝之所在也

飲余馬於咸池兮總余轡於扶桑折若木神木其華有光能照下土以拂

日兮聊逍遙以相羊猶徜徉亦嘯大明之詞

騷 此專敘早行暮宿耳謂日浴咸池時便飲馬日出扶桑時便總轡卽是言風駕之意拂日者日欲入則光微拂拭之欲其明也

前望舒月御使先驅兮後飛廉風伯使奔屬叶鸞皇爲余先

戒兮雷師

豐隆

告余以未具

箋

前述朝行此紀夜征先驅者若月輪之先爲啟路也奔屬者風御車塵趨之使速也易林雷君出裝隱隱西行未具裝未備託辭以沮之也

吾令鳳鳥飛騰兮繼之以日夜飄風屯其相離兮帥雲

霓而來御

叶逞欲御之他往使并相離蓋小人如其上告多方以沮之之計

箋

鸞皇喻君子飄風雲霓喻小人雷師之尼已出意外幸有戒途鸞鳥助我飛騰可以日夜趨行無如飄風屯聚中途鼓其暴怒吹鳳離散且率

傾雲霓欲我易轍不容上謁是使我將近天門又不得遂其進欲之願矣以上極寫求見天帝之急求見天帝之難以起下文

紛總總其離兮班

同班

陸離其上下

戶

吾令帝閭開關

兮倚闔闔而望予

叶

望

此已至天門紛總總者天門外之神祇衆多也班陸離其上下者神光耀目五色陸離迥非塵世境界心骨頓覺豁然自幸到此可以盡情剖訴諒無意外之阻無如帝開不理蓋望見三閭乃放逐廢員形容既已憔悴而衣裳又復藍縷諒無苞苴之獻何知邀龍之門故直望之而伴若未見此種情

態令人不堪

駭辯

今帝開句極寫見帝情迫切不容緩之狀蓋身到而閭闔未開此時叩關求入已恨其晚所以遙令帝開預爲我啟關而相待也倚閭闔者狀帝開之尊倨穆然不爲之少動也望

正義

子者望望然而不顧神情與我邈不相接也
總總離合陸離上下喻邪佞充塞爲所阻隔而不得通也上言欲少留靈珮雖被疎而猶得至於君所至是則閭闔不開思見君而不再得矣

時曖曖其將罷兮結幽蘭以延佇世溷濁而不分兮

指

飄風雲
霓等類

好蔽美而嫉妬

此則專指倚間
闖而望之之人

前云將暮此云將罷皆隱恨日
愈昏而時不可待之意

箋

曖曖將罷悵時日既失事機已誤延竒者是於天門外不忍遽退仍復
引頸歧望徘徊自審欲上書自呈則天關不理欲促裝反旆則塵世茫
茫不堪回首依然進退維谷不
得不抱恨於蔽美嫉妬之人矣

正義

古人以言致人多用物結之結幽蘭喻所懷芳潔之道深欵之言
即欲開關而入告於帝者也延竒下直接世濁濁而不分足徵以
上云云皆白喻道讓見
疎願陳志而無路也

右第六節

凡八解已上上征另爲一段結蘭延竒到底心灰未死不
得不再作反闢以起下文求女之恩文心至此一層深一

層

朝吾將濟於白水兮登閬風而縹馬

叶

忽反顧以流涕

將字仍是虛
擬以起下文

求女之端一
篇水月鏡花
文字讀者勿
認爲實有其
事則癡人說
夢矣

兮哀高丘之無女

突然一起大有憤恨遺世之意無如高丘在望仍是
塵緣未斷又生出無限周章來此起頂之第三峯也

箋

此由天門憤欲復返縣圃也朝者見昨日猶在天門今則已濟白水幸
崑崙之在望矣縲馬以長繩繫馬暫爲歇足之地闔風在崑崙之顛縣
圃又在闔風之上所謂高丘也太帝之寢宮內苑在焉反顧顧楚也因
見高丘回憶郢都不覺觸目而興悲也無女無窈窕之淑女也中宮正
位無人以致高唐雲雨充斥坤維不得不亟爲吾君作關雎想求女
之根遠從美人遲暮章發脈至此一現黃河之水上來令人莫測

溘吾遊此春宮

翼方青帝
長女之宮

兮折瓊枝以繼佩

賈見

及榮華

之未落兮

行次雖長而榮
華正可慕也

相下女之可詒

異叶

箋

易稱翼爲長女故求女先從長女起翼女高處
春宮驟難求見故欲先詒下女以冀其先容也

正義

下女喻親近重臣能爲己解說於君
前者折瓊詒佩亦多方求濟之意

此因前詒未遂於是熟籌親信再求幣聘之方解佩纓以結言令蹇修以爲理則更儀文兼致矣

吾令豐隆

雷師

袞雲兮求處妃

洛神伏羲氏女

之所在

解佩纓以

結言兮吾令蹇修

伏義臣卽煩其臣爲媒更親近而易達也

以爲理

理小行人

筮

易稱震爲長子使豐隆求之者蓋欲使長子爲求婚之主人取其迅速而能感通潛德也

正義

賈魚以宮人寵后夫人之職也以有技彥聖事其君一个臣之道也故以帝妃喻左右大臣

節解

慮之爲言伏也此以寓賢人之伏處而無求於世者

紛總總

見媒理之往返也

其離合

言辭未定之象

兮忽緯繡

緯繡繩忽者似中有讒間之者故執志不移如

緯繡之精也

其難遷夕歸次於窮石兮朝濯髮序消盤

便

節解

徒知潔身傲世之爲樂而於行義達道則否也

保持也厥美以驕傲兮日康娛以淫耽遊雖信美而無禮

兮來違棄而改求

驕辯

驕傲言其自遂其高而輕世肆志康娛言其樂志林泉淫遊比往而不返無禮言其高節雖可風而絕人則已甚也來者謂前此聞所聞而來不意情既相違彼終遺棄不得不改圖他適見所見而去也

覽相觀於四極

爾雅東泰遠西邠國南漢鈇北祝栗謂之四極

兮周流乎天余乃下

叶

望瑤臺之偃蹇兮見有娥之佚女

帝嚳妃簡狄也

遊

既曰覽又曰相與觀者甚言淑女難求舍中國而云四極者蓋身在崑崙從高望遠先由四極而遍覽之既又周流乎天而相之凡目光所盼無不徹上徹下夫然後乃望見瑤臺之佚女也曰偃蹇者從崑崙下望故甚覺其卑耳

正義

覽觀四極周天而下喻君側無一可與言者故復有望於瑤臺之佚女也曰佚者謂散秩在外而爲王所信者或已去位之故舊而

爲王所

重者

彙訂

大夫之意以處妃比當時之位高望重者故首先求之欲要結之以匡救其君最爲得力最爲緊要不料言者諱諱而聽者藐藐始猶若合若離終且有離無合歸大窮石矣濯髮滄盤矣其驕傲之態爲何如而曰保厥美者何也蓋其人素不入黨人之陰邪無奈以苟全爲得計則信美而無禮矣周流乎天以見在王所者之無一不然耳余乃下然後舍王側而他求矣

節解

首二語言改求之審也佚之爲言逸也此寓賢人遺逸於時沈淪不偶而自高其志者

吾令鳩爲媒兮鳩告余以不好

誑語以相詭

雄鳩之鳴逝

小人喜於任事

兮余猶惡其佻巧

言不實而便佞

箋

舊註惡禽臭物以此譏佞鳩以譏問鳩以佞專嘆紹介之非其人也

正義

語意與九章令薛荔以爲理憚舉趾而緣木四語相似蓋擬度之詞若曰吾欲使鳩爲媒則告余以不好矣鳩之佻巧又不可信無人可以自通故下承

以欲自適而不可也

辭達

鳩比色莊君子外多文飾內懷奸毒鳩比輕薄小人言既浮躁行又輕率雄者狀其敢於敗事也告余以不好妙比小人用間不必在彼處譏我反在我處譏彼若爲愛我之詞令我計謀自沮大奸似忠巧佞似信寫得酷肖

心猶豫而狐疑兮欲自適而不可
鳳凰旣受詒兮恐高辛之先我

正義

高辛喻君鳳凰喻賢士意謂欲自適不可不獨守身之義宜然且安知不有抱潛德而未見者鳳凰旣受其詒恐先我而達於高辛

我雖枉己以求亦未必有

合蓋申明自適不可之義

辭違

恐者是慮其已然之詞非計及未然之詞惟其先受高辛之詔是以求之不遂也世非無待聘之珍奈已爲他國禮而羅之矣

欲遠集

旁求之意

而無所止

蹙蹙靡所騁也

兮聊浮遊以逍遙及少康

之未家兮畱

欲使有虞勿受少康之聘

有虞之二姚

解義

鳩之毒不必言矣雖拙如鳩猶能佻巧變亂好醜士安由至我欲自爲之媒身方被害安能媒人惟有鳳皇好德可以爲媒然恐受他邦之託而女非高陽氏有矣於是浮遊顧望欲及少康之未室爲之定有虞之二姚蓋寓意於嗣君欲及其未繼而爲之求賢以

導輔異日如少

康之中興也

理弱而媒拙兮恐導言之不固世溷濁而嫉賢兮好蔽

善而稱惡

去叶

箋

此慮二姚已受少康之聘若勉欲留之不但於理不順卽媒亦拙於立言况當此溷濁嫉賢之世寧不見惡於小人是又子小人以口實之端矣

節解

彼賢人固非不可留者然己方以忠直被疏而又欲維繫賢人與之比肩事主則於情有所不順而術亦未工矣故曰理弱而媒拙理弱比惡黨愈熾則正氣不伸媒拙比君子道消而舉朝鉗口導者旁人之作合言者同志之結言不固者政志奪於衆昧或氣靡

駢辭

於一

蹶也

辭達

此與前帝聞不納發嘆遙應前混濁不分止是蔽美嫉妬此則公然蔽善稱惡矣世局日壞奸先是崇此王莽之功德須魏璫之太學碑所以紛紛獻媚矣

雜強

圭

閨中旣以遂遠兮

求女不獲

哲王又不寤

叩闕難見

懷朕情而不

發兮焉能忍

忠貞報國丹心碧血九泉幽恨盡此三字

而與此終古

叶

故

箋

此字指蔽善稱惡者言焉能忍結上開下由其不能忍而與之終古所以初卜之於靈氛再決之於巫咸終歸之於遠逝爲後文起頂過峽以下靈氛巫咸遠逝平列三段如天外三峯高矗雲表使人望之無際極之不窮測之莫知其所止也

右第七節

凡十一解已上求女一段較之敝詞上在更屬異想天開

索蘅茅

靈草

以筵筭兮

楚人結草折竹以下曰筭

命靈氛

古之善卜者

爲余占之

箋

此於水窮山盡處忽然靈氛飛來復行開障衍成後半篇之局不如此不足以盡其磅礴鬱積之氣也

曰

此原問卜之詞

兩美其必合兮孰信修而慕

叶

之

本無修可信何能望其必合此原自

責之詞

思九州之博大兮豈惟是

是字指上春宮洛水瑤臺等處言

其有女

此深

怪楚之無女也夫以九州之大鍾靈毓秀何以楚不生材獨無爾美必合之人豈羣山萬壑赴荆門天竟未鍾靈於楚耶

箋

君聖臣良自然必合固不待遠慕他求若臣本不良孰有信其修而慕之者乎豈惟二字正隱恨己之美不能見信於君是臣本不良不敢責君之不聖用以筆跌出楚之無女以見己之美必不能望其有合於楚矣所以下文靈氛有勸其遠逝之說此處關節未通則孰求美而釋文句與原問卜之意打成兩橛矣文之曲折深思出鬼入神

辭

凡兩人俱美其情自然相合但恐人心不同不知孰為美而能信我之美者乎且卽以九州之大又豈無一適成其為兩美必合之人耶作兩層疑問上層難必其有女下層不必其無女以盡問卜之誠

正誤

此條舊註誤作靈氛

此辭能解達改証

王

三

曰

此靈氛
占詞

勉遠逝而無狐疑兮孰求美而釋女

同

何所獨

無芳草兮爾何懷乎故宇

辭達

原問求人之美求其與已同心而事主也靈氛從對面著筆以人求原之美答之句句與上文對鍼上二句答兩美必合下二句答

豈惟是其

有女也

世幽昧以眩曜

叶岳替
而昏也

兮孰云察余之善惡

筮

此原問靈氛去國求賢之說
與已不合疑而復問之辭

騷辯

大夫合下便不忍去國故開言自念我國如此舉世可知恐去亦無益幽昧眩曜舉楚以例九州也前云孰察余之中情此變文而云善惡者對上文求美而言也善惡且莫辨又孰知其為美而求之乎此正以破其何所獨無芳草爾何懷乎故宇也

民好惡其不同兮惟此黨人其獨異戶服艾以及要兮
謂幽蘭其不可佩

箋 以下靈氛再答之詞
見楚必不可留之故

覽察草木其猶未得兮豈理白美之能當以砥礪之目何能當識玉之任蘇

糞壤以充幃香兮謂中椒其不芳

箋 上章醒大夫之迂此章笑黨人之愚糞壤充幃甚言其好惡之異似黨人有嗜痂之癖以糞壤爲別有風味也嘲之之詞

正誤 此與上章舊解音誤作屈子自言殊覺語複而意味不長從節解更正

欲從靈氛之吉占去兮心猶豫而狐疑巫咸將夕降以神

夜兮懷椒酒祀神而要之

稌米

巫 此聞糞壤充幃之語而深有感於靈氛之言楚人誠不可一朝與居矣
猶豫狐疑者原以宗國世卿大義所在豈可一朝舍去臣事異姓哉故

又決之於

巫咸也

騷辯

前之猶豫足將進而趨起也狐疑則更且前且卻矣蓋身固不可失而情又難自割也此章之猶豫身欲去而低回狐疑則更柔勝

百結矣蓋未知瞻烏之爰止終不忘狐

死之首邱也語雖同而取意均相反矣

百神翳其備降兮隨咸九疑雲嶺其並迎叶皇剡剡其

揚靈兮告余以吉故

曰巫咸降勉陞降以上下兮上謂君求桀獲之所同湯禹儼

神語

下謂臣

而求合兮摯咎繇而能調

叶同

箋

升降上下猶鳳皇翔於千仞兮覽德輝而下之意兼訂有慎於所擇惟吾所擇二義

節解

陞降上下勸其跋涉而遠逝也二語與靈氛之意適符不但諷之以遠逝求賢直勸之以擇君而仕也下遂歷舉其君臣之契合者

以實其言儼而求合君擇臣

也調和相劑臣亦擇君也

騷辯

求架獲所同言當九州和君求其與已同德者惟湯禹能敬合德之士伊臯遇之架獲既同故能君臣相得如琴瑟之調和耳設君

非湯禹縱德如伊

臯誰能信用之乎

發蒙

巫咸之占意與靈氛相似特淺深伸縮變化之不同耳然得此一視愈覺波瀾無盡

苟中情其好修兮又何必用乎行媒

前用許多行媒一語掃卻

說操築於

傅巖兮武丁用而不疑

節解

此言臣之於君有不求而自合者苟能好修則必信而慕之矣奚必待夫作合之人乎

呂望之鼓刀兮遭周文而得舉甯戚之謳謔兮齊桓聞

以該

備輔也

節解

上文桀蕩之所同指兩美必合言此章操桀鼓刀以疏遠相得言與爾何懷乎故字相發

及年歲之未晏兮時亦猶其未央恐鷓鴣鴣之先鳴兮

使百草爲之不芳

鴣鳴則草枯

節解

此如陽貨之諷孔子以及時求仕也言年有可爲則時光猶未艾耳假令歲不我與爾豈能與草木而爭榮乎此申憂氛所占之指

勸屈子之宜

亟改圖也

何瓊佩

伏下

之偃蹇兮眾蕪然而蔽之惟此黨人之不

諒

猶言不可測

兮恐嫉妬而折之

巫咸之言至此止

節解

巫咸恐屈子去之不速必為其所害二恐字皆事外相愛惜語此申靈氛禱占之詞斥黨人之必不可與並處也

正誤

此章舊註作原言從節解更正

右第八節

凡十二解此借靈氛巫咸兩占作局外指點語為後文遠逝之根猶之上文敵詞上征借女嬃為發端張本一樣機

局遙遠

相映

時續紛以變易兮

時字一呼有江河日下之感

又何可以淹流

為後遠逝伏脈

蘭芷

變而不芳兮荃蕙化而爲茅

箋

此有感於靈氛申椒幽蘭二語而深咎衆芳有以自致之也夫黨人之好惡固異亦由蘭芷不自愛其芳流而與衆草爲伍此黨人所以寧盈

要服艾而不佩幽蘭也

節解

變者氣味漸移化者形類頗改屈子聞神降之語合於所占姑置遠進求君之說於不論而第如所云黨人之嫉妬而不可與居則信然矣故下文遂痛陳流俗之波靡所以必不能忍而與之終古也

何昔日之芳草兮今直爲此蕭艾也

初不料其若此

豈其有他故

兮莫好修之害也

評註

莫猶文莫吾猶人之莫故爲致疑之詞以答夫好修者蓋始以好修招概率以招概之故遂使中材以下無一好修之人爲害至此

真不得辭
共責矣

余以蘭爲可恃兮，羌無實而容長。委厥美以從俗兮，苟

得列乎衆芳。

蘭芷椒椒皆實有所指此
于蘭聞之所以大怒也

騷辯

此言芳草乃尋常善類無怪其不能自持若夫蘭爲國士之香余
方恃之欲與格君心而爲美政何意內無可貴之實德徒以修飾
外容爲長良山不知自愛其美委而棄之俯仰隨俗以爲
榮身保位良圖醜顏列於君子之目只是苟焉而已矣

椒專佞以慢愒兮，檝

菜萸似
椒而臭

又欲充夫佩幃旣干進而務

入兮又何芳之能祇

騷辯

此又推原蘭所以喪節之故由於不識時變而干進無已也下二
句繳還上章正意而橫插上兩句於中間作觀筆文情特妙椒性

烈而氣芳比小人之素具能幹又矯然頗以風節自持者此國家有用之才可仗以扶顛持危者也乃一旦盡反前轍舉畢生之聰明智力專用之於便佞之一途既得其志因而倨慢恣淫靡所不至矣機形類椒而氣味惡臭且有小毒以比權門鷹犬黨人引之以排擊善類者此小人中之敢於爲惡者也今又皆搶攘欲前充塞左右人主反朝夕親近如香囊之常佩此成何等朝局蘭於此時既不能砥柱中流又不思潔身引避反干進不休而務入其黨是君子一旦失身於小人凡從前一切崖岸聲名皆其所不暇顧惜如此

固時俗之流從兮又孰能無變化叶 鑒椒蘭其若茲兮

又况揭車與江離

叶羅

節解

嚴於責椒蘭而姑寬其類者蓋世教衰而人心壞上行下效一倡百隨滔滔者天下皆是固君子之所不勝責矣屈子蒿目神傷以

爲此滋蘭樹蕙時

所萬不及料者也

稟訂

上文既深責之此又爲衆芳作恕詞正深痛舉世溷濁致善類凋殘故於衆芳若有恕詞以逼起下文惟茲佩之可貴也一擒一縱

一旋一折備

極排蕩變化

惟茲佩之可貴兮

撇去衆芳獨標茲佩喻己之磨而不磷也

委厥美

謂見棄於人遠接上孰信修來

而

歷茲

歷經艱險而至於今茲也

芳菲菲而難虧

應前昭質

兮芬至今猶未沫

叶迷

沒也舊

批沫

筮

此問巫咸瓊珮語深信其偃蹇不變至今未沫情難自己不肯懷寶迷邪自棄於不用之地故復有求女之思耳

和也 諧 調度以自娛兮聊浮遊而求女

仍是欲求兩美必合初意

及余飾

佩上

變四荒而言
上下者蓋欲
上極於天下
極於淵以求
兩美必合之
人不得已而
思其次其西
方美人乎庶
幾能愛我之
芳菲識我之
調度我亦庶
乎不虛此一
遊也故下文
遠逝自疏指
西海爲期者
實欲遂此一
往不返之志
耳

衝牙懸
璜之屬

之方壯

芬未
沫也

兮周流觀

示也卽前觀
乎四荒之意

乎上下

叶

箋

此承上茲佩而言詩佩玉鏘鏘禮君子佩玉左徵角右宮羽調者聲容
謂其從容中節也度者身容謂其周旋中規折行中矩也嫫者嫫其昭
質之美也此因前番佩飾不合時宜故另諧調度恐或有重
我此番之佩飾愛我此番之調度者冀其一見而必合也

栗訂

聲調太高則和者彌寡法度太峻則合者愈難和其調則不傷於
促和其度則不病於隘聊浮遊者及此芳芬未虧未沫之時而周
流四方以觀乎上下或者於有意無意間以庶幾其一遇未可知
也蓋大夫明知求女之無益終不以無益而勿求語若掃去憤嫉

意則轉

覺無聊

右第九節

凡七解已上又借巫咸夔蔽嫉妬二語將蘭芷變態歷數
一番落到茲佩欲再爲求女計以起下文遠逝之端其文
思縹緲大有手揮五弦目送飛鴻之致又如華
嚴樓閣彈指卽現豈非蚌尺瓊所能測量哉

靈氛既告余以吉占兮歷選吉日乎吾將行折瓊枝以

爲羞兮精瓊糜以爲糧

騷辭

以下姑從靈氛之占聊設遠行之想凡糗糧之精車馬之威旌旗導從之從容名山大川恣其遊覽蛟龍鸞鳳惟吾指麾於極婁涼中偏寫得極熱鬧窮愁中偏寫得極富麗筆舌之妙千古無兩

爲余駕飛龍兮雜瑤象以爲車何離心之可同兮將遠

逝以自疏

瓊枝爲羞瓊糜爲糧瑤象爲車見造次顛沛中仍不改乎平昔矯修之素節也

箋

此託爲遠逝自疏之說其實欲往求西方之美人也以下連崑崙發天津至西極行流沙遵赤水至西海亦猶上征之意上征以上帝喻君此以西方美人喻君也爰固前次求女不得故復欲排神御氣以冀達乎西方美人之所也文能於複中見奇變中寓巧而於曲終奏雅猶然大

呂黃鍾之噲
吟鐘駘也

騷

離心謂回想從前積毀銷骨君之於我情已乖離縱使強留亦何由望其復合所以自明其不得不行之故非悻悻決絕之辭

遭

楚人謂轉曰遭

吾道夫崑崙兮路修遠以周流揚雲霓之晻靄

日光初升

兮鳴玉鸞之啾啾

前濟白水登閭風是其縹馬之地故此番發軔又從崑崙始也

箋

此由崑崙往西海不得不轉道行蓋西方乃美人所居之地吾誠執茲佩以往必爲美人所欣賞爾美必令既不煩蹇修爲理又不爲鴟鳥所

欺且不慮高辛之先我矣

朝發軔於天津

箕斗析木之次

兮夕余至乎西極

極言去之之速

鳳凰翼其

承旂兮高翱翔之翼翼

箋

已上見煇糧車騎之美大非前次求女氣
象極意描寫總為後文睨舊鄉作反照

忽有不知不覺意

吾行此流沙兮遵赤水

在崑崙東南阪

而容與麾蛟龍以

梁津兮

即叱龍龍為梁之意

詔西皇

少皞金天氏

使涉余

駢辭

容與從容籌畫也蓋言流沙赤水阻我前途且停車以商濟渡之策或麾蛟龍為梁於津以渡或告語西皇使具舟於河我將捨車登舟以涉兩策並舉皆擬議未定之詞

路修遠以多艱兮騰衆車使徑待

叶持待於赤水之徑

路不周

山名

左轉兮

行流沙遵赤水路不用喻得君行道之難也

指西海以為期

箋

上文一則曰至西極再則曰詔西皇此又曰西海為期正指出求女歸宿之地徑待者恐流沙不能涉故使衆車待於赤水之徑路不周以左

雄駢

手

轉者是欲遠出不周之北以避流沙之險也此未行而預爲計程之詞
附註按榛苓之詩朱子以西方美人指西周聖王而歎其遠而不得見也詩義折中曰言山尚有榛隰尚有苓而四海之大乃無用賢之君不得
不思西周之聖王矣讀此則知屈子指西海爲期正嘆已之放廢楚
無用賢之君不得不神遊於西方
矣蓋諷楚懷之詞冀其用已也

屯余車其千乘兮

屯於不周

齊玉軼

玉軼輕車也

而並馳駕八龍之

蜿蜿兮載雲旗之委蛇

叶移

箋

擁衆而駐劄其地曰屯千乘較上衆車已少然尚嫌其多恐路遠不便
行故又簡其車徒使千乘屯於不周獨齊玉軼之輕車而馳也駕龍載

雲則見其神之
高馳而遠逝矣

抑志而弭節兮神高馳之邈邈

高馳而忽曰神者恍若魂入夢中矣屈子志在致君舜禹而不能故

作此夢
中語也

奏九誥而舞韶兮聊假日以媮樂

箋

此已至西海望見鶩霧流湍莫能再進故抑志弭節暫駐其地而作神遊之想也奏誥舞韶豈大夫所敢僭越以取樂者蓋大夫之高馳趣還原欲上探美人之宮雖未敢徑叩宮門然耳中之所聞者居然大夏之九誥目中之所見者恍是有虞之韶舞舜禹往矣此美人宮中寂寞所假以爲暇日之媮樂者悉原生平意想所不能得不意今一旦遇之特恨徘徊宮外殿陛崇深無由得達不足以罄寤寐木懷然陟陞赫戲天庭咫尺可藉此以通帝座無慮天閭之拒我矣

陟陛皇之赫戲兮忽臨睨夫舊鄉僕夫悲予馬懷兮蜷

局顧而不行

叶

箋

忽字正夢中驚醒時也言僕馬悲懷則己之悲懷更不待言繳還序首忽而不能舍夫惟縱修之故也之意通篇一氣盤旋如神龍掉尾

騷辭

以僕夫之蠢爾亦切悲傷余馬之無知猶然戀土螻曲回顧正爲
僕字寫緊不行亦只是說馬所以妙絕把己之繫心宗國不忘故

君一一俱在言外吞吐

曲終餘韻意味悠然

右第十節

凡九解已上由西極至西海車徒跋涉不知費幾許勞頓
始得窺見美人官牆不意又成虛願猶幸陟陞有路不致

失望無如舊鄉在日使我魂

銷故國依然夢醒如初矣

亂曰

樂之
卒章

已矣哉國無人莫我知兮又何懷乎故都既

莫足與爲美政矣吾將從彭咸之所居

收到願依彭咸遺則正
意爲通篇一大結穴前

後凡十節九十二解二千四百九十言古今辭賦家第一首巨製予於此篇不惜

三折肱將文中三昧盡行演出使二千四百九十言頓化爲牟尼寶珠顆顆圓通

矣讀者 無人無兩美必合之人也美人二字雙收

諒之

箋

突接已矣哉三字大有一痛而絕之意蓋屈子一生正爲舊鄒不忍去故都不能忘所以戀戀於茲者君臣之誼無所逃於天地之間也離騷之作從天經地義至性中流出故其思若湧泉筆若遊龍又若層樓海市倏起倏滅不但白寫沈憂更可爲數千年來孤臣孽子比不得於其

君者痛酒

性天血淚

辭詮

已上把與國存亡之義結出本旨晦翁謂原忠而過嗚呼忠豈有慮其過之理乎

節解

右亂辭獨得一解綜通體離憂之緒而撮其大凡末仍歸於遺則之一語以爲絕筆也其節促以殺其音清以越詞甚簡而意已周境極危而志彌篤綽乎如靈洞之歸雲神閒之納海極恢奇變化而不離乎宗者也讀者味之

屈辭精義卷之一